北齊書

十

〔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本北齊書

十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列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睿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猒淫虐不已

雖或直繩終無慘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大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為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

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世高祖
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
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
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
殆天所縱以明公蕞爾關右便自隅絕故使華
原銜諭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
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
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
於色累遷爲兖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

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
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
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
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
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
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
郡令悉收瘗其夜甘雨霶霈還孝莊勞之曰知
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

是吏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
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
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
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
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
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
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内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

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
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
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
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
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
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
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
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

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絶南臺因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叚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

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
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
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
臺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息官民
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
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
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樞

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
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三十疋與之拒而
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
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
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去殿下
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
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
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

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
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
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
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
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
後爲兖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
孟業宜銓舉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昔君
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兖如此欽歎荅曰
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天保初清河王岳拜

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皃短小及
謁見岳忽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
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皃之用
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
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
孤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
曰清直奉公眞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爲
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

務肸是用相授族第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

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卒
蘇瓊字珍之武强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
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
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
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
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
推其事所疑賊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
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别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並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

日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搆結徒

侶通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洓累鄰邑
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
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
愼不發私書道人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
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
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
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
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穎曾
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

自來送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
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間知穎瓜猶
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
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
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
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
年春揔集大儒衛顗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
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
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
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
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
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
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餧恐罪累府君瓊
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
使撿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

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戀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荅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勑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

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撿事多申雪尚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撿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

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
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
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
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南淮歲
儉啓聽淮北取糴後北人饑請通糴淮南得商
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
理卿丙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
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府參軍兼行臺郎中

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井自投於水冀以猒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眚恐非禳所能加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還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囹圄空虚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勑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内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

昱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
冀氏縣令

列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禀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

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綱漏寰區高祖懲其寛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内外羣官咸知禁綱今錄邸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邸珍字寳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求取無猒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為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為勃

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之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毋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者莊即位除左中兵郎又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

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宜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特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

下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去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

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勑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

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
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
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
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
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
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
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
避權豪又奏駮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
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

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
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
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
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
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
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
曰飾偽亂眞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
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
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

行諂言肆其姧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
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
曾無忌諱毀譽由巳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
遂肆其褊心因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糺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
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
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何物官府將此例又云
乗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
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

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眞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

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弃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

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遒捍是非肆己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命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姧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

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兖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勲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内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兖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焉題曰

忠清君遊道別刻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將受其命出

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
奬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廻已考一汎階以益
之又與尉廞結交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
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五
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
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勑至市
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
李奬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
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

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搆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獎與搆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搆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搆搆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遊道怒己曰我與搆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覺曰不

敢不敢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屯蹇性自如
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
素沉密少言有才識中書黄門侍郎遷儀同三
司散騎常侍常領黄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
年周慎温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
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都中侍郎李德
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黄門侍郎共叅機密士
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

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謂之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麤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
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
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
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
起怨謗曾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所減截并改換
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
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訐鞫威名日盛文宣
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
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

邯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
任京畿長吏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
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
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
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
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
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
赴又義雲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
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

閤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尅
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
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
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
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
居表四品五品巳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
三品巳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
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
尉科罪尋勑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

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
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
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
歸罪義雲云其覆執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
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乹明初
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
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
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
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相

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
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
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
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起本州軒昂自得意
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
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
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
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
踈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

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爲郎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去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荅然酷㬥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

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姧通撈掠無數爲其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皃子暢疑盧姧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

之於獄弃屍漳水

列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北齊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外戚

趙猛

婁叡

尒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
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内都督從破
尒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
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
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
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
有功擒周將楊㯹等進大司馬出揔偏師赴懸
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
坐免官尋授大尉薨

尒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旣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

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
略以兄文羅卒無後襲梁王以兄文暢事當從
坐高祖特寛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宗
甞令音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
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
老壽梁郡其愼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
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
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
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使文略

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使卧唱挽歌居數月
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之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請為其父作佳傳
收論尒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
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
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為好酒不憂
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為逆賴武明婁后為請
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祕書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寵無可稱述卒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繼子肅元蠻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元爲蠻苦請因

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
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
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
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
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日
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
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爲三佞長仁私
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

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守元亮等皆出孝裕
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
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
徙孝裕爲北營建德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
憚士開出爲齊州長仁怨憤謀令剌士開事覺
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謚長
仁弟等前後七人並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
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
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遷黄門侍郎後

主踐祚長粲被勑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遥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揔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䀾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

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默至州因沐髪手不得舉失音卒

列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一　北齊書四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著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

草藥性黃帝歧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並錄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乆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呪禁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

是人謂道榮去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爲大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舡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去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祕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

走俄值國廢道業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
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
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
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
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為館客韓陵之戰
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
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王為
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

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筭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毎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甞語人云筭之妙機巧精微我毎一思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思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絶來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内葭莩灰後得河内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不爲時

[illegible]董[illegible]奮獨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曆書名爲靈憲曆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

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

[illegible]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
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
有荊次德有術數預知尒朱榮成敗又言代魏
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
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
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
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
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

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借之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為火陣我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

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

去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即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一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即以此

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
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
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
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問至和大寧武平中筮
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
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
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
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

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統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王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王曰不然公有反骨王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王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士雙盲而

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
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
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
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
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
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
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禄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

之皆中乃以巳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
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
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
稚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
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毋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
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
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
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

毆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又造宿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劒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

承光即承之也

張子信河内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

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患傷寒嗣明為此診候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並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以子年少未合剖

符讖罷能奏云馬嗣明稱大寳脉惡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寳未朞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内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

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麦穟即見一赤物長二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重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列傳第四十一　北齊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甚哉齊末之嬖幸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兹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

外藝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闇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

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愔誣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靜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答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為淳直後為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

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
府行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
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
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
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如此顯祖知
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
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世
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毋劉氏憂帝聞而
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侍成服後

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
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
四人並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
先患氣因飲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
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
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
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
盡為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
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

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
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
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
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
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
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
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
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
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

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
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
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
言詞哅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　詣雲龍門令
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胡長粲傳言太后
曰梓宮在殯事太怱速欲望王等更思量趙郡王
等遂並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
開曰先帝羣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
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

謂叡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

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説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下謂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

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無復期限遂與
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耶王儼惡
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
武衞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
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
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
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
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廳事儼遣都
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録其家口

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
復其子道盛爲常侍又勑其弟士伍入內省參
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
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闚書傳發言吐論
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
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會甚
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
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
藥無效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

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
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强服遂得汗病愈其傾朝
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
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
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命諷諭責其珍
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
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繈褓之中令其
鞠養謂之乾阿㚷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姧

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為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録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使媚穆昭儀養之為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

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弃市籍没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為庫曲從征討以功勤擢為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世祖所愛重又謟悦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姧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世祖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

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
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揔知外
兵及内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
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顔色師云此是
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强知星
宿其墻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
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
驛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
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

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
率前軍先進仍惣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
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
一把子賊馬上刺取郎者汾河中帝意未決諸
内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
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提婆觀
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去曰大家去大家去帝
以淑妃奔高梁應閑府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
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

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還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撿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渡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

毎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
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
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
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
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師於路中
大叫呼顯祖姓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
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
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
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
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
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
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
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
云强弓長才无容相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
荅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
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昌

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没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二子實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叚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

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爲至尊起
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
言分工匠爲巳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
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
除名亦不露其辠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
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勑入內尋
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
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寃酷皆鳳
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

狗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

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闌驅

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

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爲中常侍

侍世祖時有曹文摽鄧長顒輩亦有至儀同食

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寶

業勒叉齊紹子徵竝封王不過侵暴於後主之

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

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趍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為羣馬塵

必至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
爲言高祖時有倉頭陳山堤蓋書欒劉桃枝等
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迄天保大寧之朝
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
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爲王
尤爲親要洪海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魏多之
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
封王諸宦者猶以宫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
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

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

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
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列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



跋

是亦眉山七史之一帝紀及列傳一至二未
涵芬樓舊藏皆宋刊元明遞修本列傳二十
至四十二借自北平圖書館其書爲元明之際
所印遠勝於前三十四卷在今日誠僅見矣汲
古閣本文宣紀朝夕臨幸時下脫三百二十四
字李繪傳而輒竊用未下脫三百二十一字且
攙入高隆之傳蓋原書適缺二葉毛氏刊板羼
率未及校訂誤相聯綴而文義遂不可通是本
二葉具存與明監本武英殿本合然以是本與
殿本對校乃時有異同祖珽傳倉曹雖云州局
乃受山東課輸下接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
百餘疋令諸嫗擲樗蒱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

儛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冑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五十三字又文宣作相琠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下接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十七字與殿本多不相合然以文義核之亦未嘗不言之成理又列傳第二十元暉業傳是本在元弼前殿本反之以常例言子不當先父而暉業與其祖孝友同時被害孝友傳後繼以暉業史以紀事連類而及例亦恆有按殿本是史考證多引北史通鑑及魏周諸書館臣校刊時或未獲見是本頗疑彼此未必同出一源故異辭如此其多也眉山七史此爲最遜訛文脫句不一而足然亦殊有勝於殿本之處文宣紀天保九年十一月丁

酉大赦內外文武普汎一大階按廢帝紀天保十年十一月太子卽位武成紀河淸元年正月立緯爲太子其下均有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之文蓋普汎爲當時法令習語殿本易爲並進殊嫌臆造列傳第九斛律金傳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措詞何等雋永殿本乃易妬人爲人妬嫌人爲嫌之辭氣鄙倍不可方矣列傳第十二慕容紹宗傳謂可爾不此爾朱榮稱兵入洛欲誅百官私告紹宗之言意謂可否如是也殿本乃作爾謂可不亦失語趣列傳第二十二崔暹傳暹喜躍奏爲司徒中郎時暹欲誇耀其子達拏令昇座講周易屈服朝貴寵之以官喜躍者極言其喜之甚也殿本乃易躍

爲擢形容既未曲盡卽擢字無差而擢奏亦嫌倒置列傳第二十六楊愔傳其開府封王諸叨竊恩榮者殿本作開封王無府字一似上文常山王長廣王之外又增一王矣列傳第三十元文遙傳詔特賜姓高氏籍隸宗正第依例歲時入朝殿本易第爲子弟二字以宗正子弟爲句語已不文且文遙爲孝昭顧命之臣武成卽位任遇益隆賜姓高氏正所以優禮老臣豈有視如子弟之理又文遙自鄴遷洛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而已殿本無而已二字語意亦欠完足列傳第三十一崔季舒傳庶子長君尙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遠惡蓋兄弟二人同時流放於遠方惡地也殿本乃

作並流於長城是反令其兄弟同居一地非竄逐之意矣列傳第三十四盧潛傳特赦潛以爲岳行臺郎中時潛方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今將起用故先赦之殿本乃易赦爲敕與上文文義不貫陽休之傳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按魏書官氏志散騎常侍從第三品驍騎將軍第四品故云左遷殿本乃易驍騎爲驃騎驃騎將軍第二品與事實全反矣列傳第三十八孟業傳劉仁之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舉之他人不可信也殿本後二句作銓舉之次不可忘也仁之於業推舉甚殷故語暹亦極專摯若如殿本所言乖其旨矣列

傳第三十九宋游道傳臨喪必哀躬親襄事殿本襄作喪上文既言臨喪矣又何必重言躬親喪事乎以上諸條不過摘其大要其他類似者尙不勝舉則信乎披沙之猶可揀金也余聞人言舊本諸史訛字較殿本爲多按殿本從監本出明人刻書每喜竄易遇舊本不可解者卽臆改之使其文從字順然以言行文則可以言讀書則不可卽以是書言之如列傳第二十四王琳傳兵士透水死十二三透水殿本作投水透投二字南北諸史往往通用王西莊備舉其例不知者必以透爲非矣又列傳第二十五蕭放傳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則字不可解殿本易之以

伺意自了然然烏知則非幷測之訛乎又徐之才
傳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被紅服帕
出戾映光爲昂所見戾字殿本作戶誠極明瞭
然余竊疑上句斷自出字戾或原作戶火誤併
爲戾解爲戶外之火其光反映似亦可通又列
傳第二十九魏收傳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
須出其短殿本作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
語意固較明顯然無宜適云云亦何嘗不可索
解特措詞稍隱峭耳又列傳第三十五李稚廉
傳幷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乎有
所稱三朝本乎已訛牙余校諸史凡遇乎字誤
者什九明監刊版時疑牙誤脫半字遂改爲雅
殿本仍之庸知實非半字之奪而僅爲一筆之

訛又列傳第三十七樊遜傳秦穆有道勾甚錫手殿本作勾芒錫祥甚芒形近錫祥與下文降禍對舉義亦允洽糾正誠當然手字究從何來蓋羊古通祥因羊而轉爲手則何如易手爲羊之得反其原乎又顏之推傳牽痾痾而就路自注時患腳氣殿本作痾疻痾痾二字誠鮮疊用然痯痯瘦瘦見於爾雅安知彼時無此二字疊用之古語乎又款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僕射掌璣（璣當作機）密土納帝令也土納殿本作吐納似矣然尙書舜典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土出形似故知土實出訛而非吐訛又列傳第三十九宋遊道傳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

爲中尉遊道以議領書侍御史此以議領書四字必有脫誤殿本作遊道以爲太原侍御史驟讀之似甚順不知侍御史非外職不當冠以地名改者見上文有太原公之稱以爲其官必隸公府但前後不接更增一爲字以聯之於是遂似遊道別舉一人以充斯職是則文義更不可通矣魏官氏志有開府諮議參軍有治書侍御史品秩相等時遊道正官太原公開府諮議竊謂原文議上奪諮字領下奪治字當作遊道以諮議領治書侍御史似較殿本所改爲適又列傳第四十二高阿那肱傳安吐根曰一把子賊本作一擲郎擲形似故易推測者字無可比擬刺取郎者汾河中郎者二字殿本作擲取汲古

毛氏去之代以一字殿本且並刪之然郎可改擲者何不可改諸且擲諸汾河語意更爲完滿此不過就文字言之而原文究爲何語則不可知矣尤有證者列傳第三十七有睦豫傳錢氏廿二史攷異曰廣韻睦字下不云又姓它書亦未見睦姓者然諸本皆從目旁按本傳睦豫趙郡高邑人本書崔暹傳趙郡睦仲讓陽屈之魏收傳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北史此二傳皆作眭仲讓又魏書逸士傳有眭夸者亦趙郡高邑人又慕容寶傳有中書令眭邃汲古本亦誤作睦而監本則作眭由此推之眭氏必爲趙郡鉅族且當時人物必甚盛竊疑睦豫當爲眭豫之譌猶幸尚從目旁未改

爲陸使非然者恐錢氏亦無從致疑矣古之良史紀其所聞所見每用其當日之語言千百年來必有變遷且書成而後幾經寫刻魯魚帝虎更所難免賴有廑存之本去古未遠蹤跡易尋審愼追求或猶可稍得其事實則卽此訛誤之字抑亦古人遺跡之可寶者也使徒就吾輩口耳所習讀其書遇有疑義輒參己見以删訂之未有不失其眞者不然孔子修春秋何不取郭公夏五之文而竟加以筆削乎竊願讀是書者一思之也海鹽張元濟